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J28nB221

楞嚴法璽印禪師語錄

清 印說　旋性記錄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上堂
  - 偈贊
    - 與野拙上座偈
    - 三代像贊
    - 為巨徹藏主誕辰茶話
    - 與巨徹藏主時值四十壽居楞嚴煙脂河畔
    - 為擎菴張護法夢贈夫人前途說教
    - 阿羅漢像贊
    - 廬山獅峰聲兄和尚像贊
    - 善慧庵白懷老禪宿像贊
    - 自銘上座像贊
    - 葆初鍾居士室人沈氏雙喜圖贊
    - 徐熙如居士為母顧氏孺人請贊
    - 為明鑑炤庸禪人字
    - 為曉塵禪人
    - 為天樹禪人
    - 為行廣取號德雲
    - 與一爾比丘尼
    - 贈諾巖和尚任三塔龍淵方丈
  - 機緣
  - 雜著
    - 禮阿彌陀佛偈
    - 重修雲谷禪師塔記
    - 湖州天然禪院碑記
    - 為夢文禪宿封龕眾居士請
    - 為悟雲禪德舉火
    - 為少宰肇翁杜護法送　觀音大士入寺祈嗣安座拈香法語
    - 示慧生張居士法語
    - 示以書史居士法語
    - 示星海張居士法語
    - 為子儀劉居士持般若金剛經說
    - 題紫柏憨山二老和尚雙像圖

    - 湖州天寧遇之老禪宿一貫圖像贊
    - 湖州以書史居士像贊
    - 題苕溪蘇灣
    - 祖安禪師持陳母節君濮氏孺人像請贊
    - 遊玄墓禮萬峰祖塔
    - 贈孝豐西翁羅邑侯
    - 題李孝女
    - 辭別駕萊臣余護法歸同安
    - 壽孟翁張護法八秩
    - 戊午臘月十八日退院上堂
    - 與仙仗朱文學
    - 贈晦岳西堂
    - 孟高張老護法像贊
    - 自贊
    - 了凡朱居士像贊
    - 君寧卜居士像贊
    - 仁宇顧居士像贊
    - 玉如居士像贊
    - 月上庵一爾尼禪人像敘言
    - 君選張居士欲搆一室以供佛僧但未得其名一日來楞嚴求山僧預名焉山僧遂額曰廣博庵又以偈贈之
    - 祥甫許居士像贊
- 卷目次
    - 1
    - 2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楞嚴法璽印禪師語錄

侍者旋性記錄

師於甲寅春寓嘉興天寧寺，刻顓老人語錄，至丙辰秋工竣，於九月望日束裝回豫。舟至吳門，值本郡諸大護法、縉紳、孝廉、文學、士庶，暨諸山耆宿、各剎知識、本寺經主、十地各師公啟請主楞嚴法席，於康熙十五年十月十五日進院。

山門。師以拄杖指云：「大方門八字打開。」復劃云：「微玅道不妨直入。」拽杖便進。

彌勒殿。師云：「彌勒真彌勒，分身千百億。分身百億即不問，且道那個是真彌勒？」遂進前拈香。

韋馱殿。師云：「摧邪輔正，願力弘深，吾既不辜負汝，汝亦不得辜負吾。如何是兩不辜負處？」遂彈指云：「恰。」

佛殿。師久視云：「巍巍挺特，慈視眾生，新長老到來，且作麼生相見？」遂展具大拜。

伽藍堂。師云：「十方常住，賴汝維持，而今而後，呼之應之。」遂拈香，云：「功驗太速。」

祖師堂。師云：「者一夥老凍儂在者裏成群作隊，欺瞞天下人，今日不肖遠孫也須別峰相見始得。何故噩？明眼難瞞。」

方丈。師云：「座已據，令當行，任是鋮鋒上走馬、劍刃上翻身的，到來也須各喫三十痛棒。且道有什麼長處？」驀拈拄杖，云：「一條榔栗當軒坐，鐵額銅頭也皺眉。」

本日，諸護法請上堂。師至法座前，拈疏云：「者是諸佛諸祖的正法眼大光明藏，落在諸大護法毛錐子上，放光動地。今日欲得山僧據款結案，諸人還會麼？會得，則洞明心地了也；其或未然，再煩宣過。」宣畢，師指法座云：「獅王寶座未許輕登，的骨兒孫方堪跨步。」喝一喝，便陞。師即拈香云：「此一瓣香，天上天下最貴最尊，爇向爐中，端為供養南無本師釋迦牟尼文佛暨西天東土歷代祖師，伏願傳燈續焰，慧命流通。」次拈云：「此一瓣香，光吞日月，眼蓋乾坤，爇向爐中，端為祝延今上皇帝聖躬萬歲萬歲萬萬歲，伏願道高堯舜，德備禹湯。」次拈云：「此一瓣香，上格君心，下鍾民望，爇向爐中，奉為滿朝文武、闔國公卿、本省各憲，暨本郡道臺、府主、各廳主、兩縣主、眾衙尊官，伏願永作朝廷砥柱，長為法海金湯。」次拈云：「此一瓣香，靈山受囑，法社秉心，爇向爐中，奉為闔郡諸大護法、縉紳孝廉、文學碩德、諸多勳貴，伏願德被鄉閭，光通梵宇。」次拈云：「此一瓣香，透金剛圈，吞栗棘蓬，爇向爐中，奉為各剎耆宿、諸大知識，并本寺經

主、十地尊師，伏願道化攸隆，慈風遠大。」次拈云：「此一瓣香，弘宗演教，卓古振今，爇向爐中，專為供奉開山長水法師、中興達觀和尚暨密藏大師，伏願門庭水振於寰中，法化長宣於界內。」次拈云：「此一瓣香，南參雲谷，喫盡鉗鎚；北見笑巖，親蒙印可。爇向爐中，專為供養中興曹谿堂上憨山師翁大和尚，伏願根深葉茂，源遠流長。」次拈云：「此一瓣香，猛虎口中奪來，驪龍頷下爭得？第五回拈出，爇向爐中，專為供奉前住雲居山歸老紫竹林堂、上傳臨濟正宗三十世傘居先師顓愚老和尚，用酬法乳之恩。」斂衣就座。金明東巖和尚白椎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云：「年來何事不歸山？也效諸方入鬧籃。多是諸公憐法社，故將野衲下鉤竿。」以拄杖作釣勢云：「莫有上釣者麼？」靈岳西堂問：「楞嚴古剎，藏典攸關，不是其人，難為主席。今日和尚到來，且道得何三昧？」師便打，岳云：「與麼則從上諸祖各各相持來也。」師云：「正要闍黎恁麼道。」岳云：「只如十方賢善、四海衲僧一齊到來，又作麼生接待？」師云：「各領三十痛棒。」岳云：「四大本空，五蘊非有，棒從何處著落？」師復打，岳便喝，師又打，岳遂退步云：「恁麼則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勢長威獰。」師云：「是子本分事。」岳作禮云：「恭惟和尚萬福。」師云：「太也。」野拙禪師問：「三乘十二分教到者裏也須結舌，且道如何是奇特句？」師卓拄杖云：「會麼？」拙云：「恁麼則盡大地俱得承此恩力去也。」師云：「如何是汝承恩得力處？」拙云：「有賴和尚證明。」師云：「也須薦取始得。」拙以坐具覆肩歸位，師云：「太殺伶俐。」僧問：「有龍無水時如何？」師云：「足下升騰。」僧云：「有水無龍時如何？」師云：「乾坤浩蕩。」僧云：「龍水俱到時如何？」師云：「萬里風雲，扶搖直上。」僧云：「適值和尚到來，法雨繽紛，未審是何祥瑞？」師云：「微雨灑階前，白雲覆其頂。」僧云：「恁麼則鴛鴦湖畔浪滔天。」師云：「切忌淹殺。」乃云：「若論此事，必須向山僧未入楞嚴已前直下會取，方較些子。若待擊鼓陞堂、拈錐豎拂、立主立賓、行棒行喝，然後思量擬議，早已落二落三，堪作什麼？諸仁者還會麼？會得，不妨與山僧同居般若之堂、共入無為之化，此時正好披鶴氅、著羊裘，向鴛鴦湖畔擲下絲綸、十字街頭打開布袋，婬房酒肆大放癡憨，歌管絃樓自稱尊貴。果能如是，方許號令人天、鉗鎚佛祖，倒用橫拈亦非分外；其或不爾，且聽山僧開堂祝聖，格外商量一句。」良久，顧左右，云：「但願皇風充宇宙，管教大地息干戈。」遂起立，云：「山僧道荒德薄、學淺行疏，只宜雲壑耕棲，那堪利生接物？茲因闔郡諸大護法、諸山耆宿、各剎知識，暨本寺經主、十地尊師，深憐楞嚴古剎法席久虛，

特命山僧來斯主席，建立綱宗、弘通大法，挽回先德之遺風、整肅前人之龜鑑，山僧辭不獲已，只得勉強應命。嗣後須賴諸人各各同心鼓舞、共力匡持，方不辜紫柏老人刺血書聯、長水大師刳心註疏、密藏大師規模後學之苦心也。既然如是，山僧今日不免炭中著墨、錦上鋪花，索性為諸人滿口道破。」驀拈拄杖劃一劃，云：「達老引錐留法社，長翁陞座雨花香，都盧一段西來意，今日拈來復舉揚。」卓一卓，喝一喝。東巖和尚結座，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下座。

當晚小參。師云：「從上諸祖建立門庭，莫不皆有成就。今日山僧主持此席，且道還有成褫者麼？」良久，顧左右，云：「諸兄弟！若向者裏成褫得，則規繩未展、法式先行，寸刃不施、魔風已喪，自是叢林丕振、道化攸隆，十方雲水爭歸、四海魚龍競舞，青青紫柏仍為郡邑觀瞻、簇簇黃花更足人天賞鑑，同堂共住、聲氣相求，出入周旋、頭頭合道。果能如是，要使灰頭羅漢出定揚威、土面彌陀放光現瑞；其或不然，也須山僧握霧拿雲與諸人排布一上。」復舉：「三聖道：『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為人。』興化道：『我逢人則出，出則不為人。』」師云：「二老疆界雖嚴，未免家風散誕。若是山僧，斷不作者般見解。何故噇？出不出兮花正發，為不為兮點翠苔，但願東風齊著力，一時吹入我門來。」拽杖歸方丈。

茶話。「山僧入院已半月日矣，其中一出一入，周顧人情，作揖打躬，咳唾掉臂，總與般若實相不相違背。汝諸人在於二六時中，行住坐臥、一動一靜處，還與般若實相不相違背麼？設若違背，則諸佛自諸佛，眾生自眾生，有迷悟，有死生，早被聖凡關鎖隔絕了也，於自己分中有何交涉？古人道：『日用事無別，惟吾自偶諧，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所以般若實相就在二六時中，頭頭上顯、法法上彰，左右逢源，抑揚自在。汝諸人還會麼？設若不會，山僧更有一則陳爛葛藤，再為諸人舉破。昔日，鄧隱峰推車次，馬祖展腳在路上坐，峰曰：『請師收足。』祖曰：『已展不縮。』峰曰：『已進不退。』乃推車碾損祖腳。祖歸法堂，執斧子曰：『適來碾損老僧腳底出來。』峰便出，於祖前引頸，祖乃置下斧子，歸方丈。」師云：「者兩個漢，父子英雄，氣存千古，雖則為法亡軀，未免鋒鋩太露。」復喝云：「法令當行，了無回互。」遂翹足云：「今日眾中假如有個直前不退者，山僧亦不吝者一足。有麼？有麼？」眾無語。師云：「風流賣盡諸方去，剩得堂中趙老茶。」立規僉職，上堂。師至座下，以拂子打〇相，云：「會麼？若向者裏會得，立規僉職了也；其或未然，不免向曲彔木上開兩片皮，播弄葛藤去也。」喝一喝，便陞，斂衣就座，云：「孤掌不浪鳴，兩掌鳴摑摑，奉告知音者，那個是先達？眾中莫有先達者麼？有則不

妨出來相見。」靈岳西堂問：「規條整肅，職事森嚴，和尚陞堂如何舉唱？」師云：「獅鳴象吼，虎嘯龍吟。」進云：「且道泥人木馬還得知音也未？」師卓拄杖，云：「是什麼？」進云：「獅鳴象吼，虎嘯龍吟。」師便打，岳便喝，師又打，進云：「恁麼則寒風摧古木，慧日轉蒼松。」師云：「腳跟下何不薦取？」進云：「也須和尚證明始得。」師云：「高著眼。」芝庵知藏問：「入鏖垂手即不問，如何是大佛頂？」師打，云：「千聖莫能窺。」進云：「恁麼則萬古楞嚴開寶藏，千秋大樹覆人天。」師云：「不勞讚歎。」進云：「爭奈光輝大地？」師云：「留得雙眼覷雙眉。」進云：「者是什麼所在？」師云：「卜度看。」巖碧副寺問：「祖席重開即不問，頂珠突出事如何？」師云：「爍破四天下。」進云：「既然如是，則現前大眾各各現大悲手眼去也。」師云：「親口道出。」進云：「謝師指示。」師云：「也須會取。」僧一喝，歸位，師云：「赫倒須彌。」竺庵悅眾問：「瑞氣凝空，香煙滿座，從上綱宗，請師拈出。」師便打，進云：「恁麼則迦葉峰前金鳳舞，洪崖谿畔玉雞啼。」師云：「都向此中著到。」進云：「正是野老聲聲賀太平。」師云：「者消息那裏得來？」僧便喝，師云：「者一喝未有落處在。」進云：「人天交接，兩得相應。」師云：「喫棒有分。」乃舉：「昔日趙州會下有二僧相推不肯作第一座，主事白州，州云：『總教伊作第二座。』主云：『第一座教阿誰作？』州云：『裝香著。』主云：『裝香了也。』州云：『戒香、定香、解脫香。』」師云：「趙州老漢慣用就裏金鎚輕輕一擊，驚得獅鳴象吼、虎嘯龍吟，月映千江、雲投萬壑。是則是，檢點將來也是拖泥帶水。若是楞嚴門下，並無者般舉止。豈不見山僧一入門來，雲水皆歸、象龍畢集，兩序排布於堂前、列職森羅於座後？然雖如是，不免再為諸人從頭註破：第一座，千聖到來覷不破；第二座，一曲巴歌少人和；第三座，美玉無瑕有幾個？以及監院化士猛力承當、街坊化導，知客侍者，周顧人情、進退有禮，香積廚善調在手，般若堂收放存心，內外大眾莫不風行草偃、逆順相隨。既然，且道無位真人作何良補？」復拈拄杖高豎，云：「號令人天，于法自在。」卓一卓，喝一喝，下座。

茶話。「設規條，僉職事，無非建立叢林；開爐冶，鍛聖凡，總是敷揚法道。山僧初居此席，無補先人，煩賴諸人各各發勇猛心、行真實行，饑則同餐、渴則同飲，不以苦樂二其心、不以貧富奪其志，水陸勤劬、春秋耐守。果能如是，則不惟繼續先風、開通後學，亦且正法眼藏、涅槃妙心皆有承順之際。豈不見楊岐燈盞、寶壽生薑、投子油瓶、溈山典座，歷來聲價如山之高、海之深，不容絲毫假借、不費點滴週遮，自然轟轟烈烈展演叢林、復興法道；其

或未然，再聽山僧重下註腳。」良久，顧左右，云：「大家出隻手，扶起破沙盆。」

佛成道日，上堂。師拈香畢，驀豎拄杖，云：「釋迦老子來也，在山僧拄杖頭上現大人相。眾中還有相見者麼？」僧問：「頓捨皇宮，深居雪嶺，為什麼卻向泥蓮河畔出現？」師云：「滴水滴凍。」進云：「與麼則滿目迦文無覓處。」師云：「杲日麗中天。」進云：「大眾證明。」師打，云：「也須喫棒。」進云：「明眼宗師，天然猶在。」師復打，云：「更須一頓。」問：「世尊成道即不問，未降皇宮事若何？」師云：「退後三步看。」進云：「降後如何？」師云：「進前三步看。」進云：「現今說法事如何？」師便打，乃云：「年年此日臘月八，睹星悟道稱悉達，無端眼裏著空華，殃及兒孫逞惡辣。惡辣且置，只如世尊六載雪山勤行苦行、睹星悟道，檢點將來也是眼中著屑。奇哉！一切眾生各各皆具如來智慧德相，但因妄想執著不能證得，亦是虛空釘橛。山僧恁麼告報，但要諸人向自己清白地上、威音已前一覷覷破，始知本來寂淨，不立纖塵，海宴河清，十方洞徹。正恁麼時，你諸人還委悉麼？若悉悉得，則滴水凍，可以超過釋迦老子一頭地去；倘或不爾，再聽才上座為汝道破。」遂拋下拄杖，云：「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下座。

野拙上座誕日，請上堂。竺庵悅眾問：「師登寶座，法雨均霑，慶生一句如何舉唱？」師云：「海底泥牛銜月走。」進云：「恁麼則蒼松增瑞彩，古鏡倍光輝。」師云：「雲中木馬逐風嘶。」進云：「秖如未生一句又作麼生？」師云：「庭前翠柏日參天。」進云：「情與無情，一齊慶生去也。」師云：「親言出親口。」巖碧副寺問：「新春氣爽，遍界光生，今日到來，是何祥瑞？」師云：「龜浮綠水，鶴舞蒼松。」進云：「亙古千秋藏不住，當陽一句請師宣。」師打一棒。進云：「悟得無生忍，即知向上機。」師復打，云：「也須知痛癢。」師以拂子一拂，云：「三心坐斷，雲中木馬逐風嘶；一念不生，海底泥牛銜月走。者箇境界不墮威音那畔，豈住今世門頭？亙古亙今，無來無去，天地不能蓋載，萬物不能渾融，歷歷孤光，了無遮障。諸仁者！還委悉麼？委悉得，則知趙州百二、寶掌千秋總不出者箇境界；其或未然，也須向生死岸頭、寒暄隊裏覷破一回，方許箇中有縱有奪、有殺有活，隨方建立法幢，在處傳持祖道。今日野拙上座母難之辰，特來楞嚴堂上萬佛期中設齋飯眾，請山僧登座，舉揚向上宗乘，用報洪恩罔極。罔極則且置，只如超群拔翠一句更作麼生道？」以拂子一擊，云：「囫地一聲消息斷，擎頭戴角出山來。」

圓萬佛懺，請上堂。師云：「言前薦得未是英靈，句後承當猶為鈍漢，秖如坐斷兩頭又作麼生？」顧左右云：「腳跟自有通霄路，十聖三賢豈得聞？眾中莫有知音者麼？」匡菴問：「第一義諦，三世諸佛口掛壁上，未審和尚陞座更說何法？」師云：「只教人人立地。」進云：「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傾盆，還超得多少？」師云：「地厚天高。」進豎拳云：「金雞解銜一粒栗，供養十方羅漢僧，試問者一粒從什麼處得來？」師打云：「你還夢見也未？」進云：「但願好風生席上，年年吹入此門來。」師云：「閑言語。」德培居士纔出，師便打，士便喝，師又打，士復喝，師復打，士拂袖歸位，師云：「去則去，者兩喝未有落處在。」魯公范居士問：「古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如何是第一義？」師云：「即今第幾義？」進云：「開口的是第二義，畢竟如何是第一義？」師打云：「鈍置煞人。」進云：「和尚亦覺頂門重麼？」師云：「更加一頓。」士一喝，師云：「何不親切道將來？」士云：「鴛湖古渡，不駕舟航，如何過得？」師云：「一任浮沉。」無跡張居士問：「如何是海底泥牛銜月走？」師云：「浪裏挂燈毬。」「如何是巖前石虎抱兒眠？」師云：「切忌爪牙。」「如何是鐵蛇鑽入金剛眼？」師云：「你向那裏去？」「如何是崑崙騎象鷺鷥牽？」師云：「沒來由處有來由。」進云：「秖如離四句、絕百非，意旨如何？」師打云：「無你開口處。」士禮拜歸位，師云：「且放一著。」乃云：「一佛出世，萬佛證明，萬佛雲臨，是誰恭敬？莫是現前大眾麼？既是現前大眾，且道出世的是什麼佛？」驀豎拂子，云：「釋迦老子來也，在楞嚴拂子頭上放大光明，出廣長舌，道：『我從此座上下四維、東西南北、若遠若近、若邊若中，莫不有百千萬億諸佛各居世界、各坐蓮華，放百寶無畏光明、說三乘無窮妙法，開化一切群生、利益河沙國土，亦不離當處而週遍十方。』今為現前大眾禮請殷勤，盡在老瞿曇頂門中現身，汝等諸人四十日內眼同諸佛見、耳同諸佛聞、舌同諸佛嘗、鼻同諸佛嗅、身同諸佛觸、意同諸佛思，乃至一語一默、一動一靜，無不與三世諸佛同一真常、同一受用。到恁麼時，方知海底泥牛銜月走，崖前石虎抱兒眠，亦知此四句中有縱有奪、有殺有活，不唯與萬佛眉毛廝結、氣宇相同，要且與古人刀斫不入、斧劈不開，承此薰脩萬佛之因，以報國王水土、檀信脂膏，情與無情一齊成等正覺；其或未然，縱饒說盡三千七百葛藤，有何交涉？諸仁者！到者裏還委悉麼？今日乃慧瀾、宇慈、清遠、南衡諸公領眾設齋，特請山僧陞座，圓滿道場佛事，是以因齋慶讚，與諸人作箇結角羅文，舉揚末後句子。且道如何是末後一句？」良久，云：「人人自有天真佛，莫教辜負兩莖眉。」揮拂，下座。

佛誕日，兩序請上堂。師至法座前，以拂子打〇相，一喝便陞。師拈拄杖云：「釋迦老子來也，眾中有相見者麼？」踞頂維那問：「今日釋迦降誕之辰，普天之下莫不咸生恭敬，恭敬即不問，目前一句請師宣。」師云：「龍藏亭前人影靜，雨花臺畔竹煙生。」進云：「恁麼則等閒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師云：「有眼還他窺不見。」進云：「目前一句蒙師指，迦文降誕又如何？」師云：「寶篆玉香騰瑞彩，人間天上布威儀。」進云：「正是當陽露出摩醯眼，照徹乾坤萬里天。」師云：「正好喫棒。」進云：「有時踏破千江月，密移一步看飛龍。」師云：「腳跟下更與二十。」進云：「杖頭點出千峰翠，獨羨楞嚴第一枝。」師云：「者段風流那箇知？」僧禮退，師乃云：「四月八日夜，皇宮生悉達，周行七步太無端，指天指地漏七八，惟有雲門跛腳師，一棒當頭要打殺，就中消息沒遮欄，惹得兒孫遍塵剎，年年惡水驀頭澆，萬古千秋成話杷。眾中還有知恩報恩者麼？」良久，卓拄杖，喝一喝，下座。不動菴，三聚禪宿像前燒香。師云：「般若妙體，無去無來；自性天真，不生不滅。恭惟順寂三聚老禪宿，世壽七十九載，僧臘六十七年，悟性空而恒持金剛般若，厭塵俗以不入十字街頭。整規繩，垂教誡，子孫各各爭先；嚴淨土，肅威儀，檀越人人信實。一生解脫，視事空華，每以無住為心，清淨自守。是以山僧舊冬來居此席，得接片語，已識高明，但恨情偏，向懸崖撒手。今值山僧托缽遠歸，特叩像前，拈一瓣香，略申道懷。」顧左右云：「且道者老宿面目即今在什麼處？」遂進前鳴指云：「彈指頓超空劫外，相看惟此一爐香。」

中元，小參。靈嶽西堂問：「中元令節，諸方解制之辰，楞嚴今日未審作何條段？」師云：「秖教人人一回汗出。」進云：「一居十字街頭，終日擾擾；一居深山窮谷，盡日閒閒。且道此二人到來還有偏正也未？」師云：「總無交涉。」進云：「勝負未分人力盡，徒勞汗馬不矜功。」師云：「似地擎山。」進云：「白雲乍可來青嶂，明月難教下碧天。」師云：「此後秋風漸漸涼。」進云：「伏惟和尚珍重。」遂禮退，師乃云：「諸兄弟！者一夏來，人人果得一回汗出麼？古德云：『若端的得一回汗出，一莖草上現瓊樓玉殿；若端的不得一回汗出，玉殿瓊樓被一莖草覆卻。』」師云：「此老立論雖高，未免打作兩橛，不能令人通身爽快。楞嚴則不然，若端的得一回汗出，一莖草即瓊樓玉殿；若端的不得一回汗出，玉殿瓊樓即一莖草。此話有縱奪殺活，如辨別得出，今古是同；辨別不出，天地懸隔。豈不見古人云：『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所以，諸方一味放行，楞嚴依然把住。何故噇？」驀拈拄杖一卓，云：「芒鞋脫卻雖超越，缽袋仍懸舊案頭。」

中秋，示眾。師云：「靈山指月，曹溪話月，馬祖玩月，者三箇漢雖然一體為人，未免多存知見，惹得後代兒孫俱作色塵流布，正所謂貪觀天上月，失卻手中橈。楞嚴者裏則不然。」驀拈月餅，云：「圓復缺，缺復圓，一輪皎潔照山川，倘能直下離聲色，自是閻浮別有天。」

結制，眾居士請上堂。師至座前，以拂子打○相，云：「會麼？設若會得，不勞如何若何；其或未然，也須直透上頭關，更為諸人饒舌去也。」便陞。師云：「十方同聚會，個個學無為，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眾中還有心空及第者麼？」靈嶽西堂問：「籬邊菊蕊枝枝綻，屋後松枝樹樹蒼，三月安居即不問，今朝陞座請敷揚。」師云：「杲日當空，雲水畢集。」進云：「今日開爐結制，鍛煉聖凡，且道還有不受鉗鎚者麼？」師云：「有。」進云：「在什麼處？」師喝，進亦喝，師云：「再喝一喝看。」進云：「男兒自有翀霄志，不向前人行處行。」師打，云：「更須喫棒始得。」進云：「與麼則黃金失色，瓦礫生光去也。」師云：「親口道出。」進云：「龍歸大海方尊貴，水到瀟湘一樣清。」師云：「須是恁麼。」嶽禮退。范雲閒居士問：「天地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以百姓為芻狗，未審祖師門下以何為芻狗？」師卓拄杖，云：「會麼？」士云：「恁麼則十方同聚會，凡聖盡交參。」師云：「向甚麼處著腳？」士一喝，師便打，士云：「和尚棒折了也。」師連打，士云：「古人道：『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甦，欺君不得。』正與麼時，還有為人處也無？」師以杖橫案，云：「識取者箇。」士作禮，云：「謝和尚慈悲。」師顧左右，云：「卻有證明在。」乃云：「楞嚴今日開爐，以大地為禪堂，以虛空為爐鞴，以日月為火炬，以南嶽、天台為鉗錘，于中水陸空行、飛禽走獸、森羅萬象、草木叢林，若聖若凡、若佛若祖，各類其類、各種其種，各證無上妙道、各轉無上法輪。諸仁者！還信麼？若信得及，寒則加衣、熱則趨涼，饑來喫飯、困來打眠，作一無事道人，豈不快哉？雖然如是，無為無事人猶有金鎖難，必須三月安居、九旬禁足，三條椽下、七尺單前，豎起脊梁、鼓定雙眸，看箇狗子無佛性話，直看到水窮山盡、絕後再甦，撒手懸崖欺若不得，方與此事少分相應。設若不然，楞嚴為諸人道破。」遂牽衣云：「衲衣之下本來人，畢竟者回親見面。」復舉：「趙州初參南泉，問云：『如何是道？』泉云：『平等心是道。』州云：『還假趨向否？』泉云：『擬向即差。』州云：『不擬，焉知是道？』泉云：『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真達不疑之道，猶如太虛廓然虛豁，豈可強是非耶？』州便言下大悟。」師云：「南泉老漢被趙州一問，只得順水推船，不解逆風把棹。趙州雖然大悟，也是眼

見空華。檢點將來，二大老未免無過。今日設有人問楞嚴：『如何是道？』便與道：『山門前東通天寧、西通三塔。』畢竟如何？」以拄杖卓一卓，下座。

燄慧菴祖安禪師陳母濮氏對靈小參。師至像前，以拄杖打○相，云：「圓明玅體，本無去以無來；幻質匪堅，示有生而有滅。恭惟清故，恩表貞節。陳門濮氏孺人正值三週除靈之期，有孝子祖安禪師，道風遠馥、德業孤隆，知生母恩深難以酬報，特請高流熏修誌公寶懺，深酬罔極之恩。今日山僧復為舉揚大法，且道大法作麼生？」舉：「昔有文殊問菴提遮女：『生以何為義？』女云：『生以不生生為生義。』殊云：『如何是生以不生生為生義？』女云：『若能明知地、水、火、風四緣未嘗自得，有所和合而隨其所宜，是為生義。』殊云：『死以何為義？』女云：『死以不死死為死義。』殊云：『如何是死以不死死為死義？』女云：『若能明知地、水、火、風四緣未嘗自得，有所離散而隨其所宜，是為死義。』菴提遮女問文殊云：『明知生是不生之理，為什麼被生死之所流轉？』殊云：『其力未充。』」師云：「文殊慣拋絲綸，菴提遮女隨釣便上，者兩箇漢慣打葛藤，猶繫樁橛，至今不知性命在。今日若有人問楞嚴，便與他道：朝朝白雲起峰頂，日日紅輪東復西。」以拄杖一卓。

除歲，上堂。師乃云：「一年三百六十日，數到今朝歲已畢。」驀拈拄杖高豎，云：「唯有者具老藤條，無是無非無變易。無變易，雨花臺畔逞風流，那管人間名與利？名利則且置，秖如林下道人除歲一句又作麼生？」良久，喝一喝，云：「當陽一喝催殘臘，野老謳歌賀太平。」下座。

元旦，上堂。拈香祝　聖畢，晦嶽西堂白椎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云：「元正啟祚，萬象初回，斬新句子，是誰和得？眾中還有和得者麼？」爾天副寺問：「昨日除夕陞座，今朝元旦上堂，除夕元旦即不問，一年四季佛法請師當陽顯出。」師云：「從頭問將來。」進云：「如何是春景佛法？」師云：「大地春回芳草綠，梅花幾點洩天機。」進云：「如何是夏景佛法？」師云：「杲日當空紅燄烈，薰風吹水芰荷香。」進云：「如何是秋景佛法？」師云：「千紅萬紫歸何處？黃葉紛飛滿地金。」進云：「如何是冬景佛法？」師云：「寒徹骨。」進云：「四季佛法已蒙師指，即今祝聖一句作麼生？」師云：「皇圖鞏固，帝道遐昌。」進云：恁「麼則萬民有賴去也。」師云：「且莫詐明頭。」爾一喝，師打云：「再犯不容。」野拙禪師問：「新年頭佛法即不問，秖如梅影橫窗知月上，花香入戶覺春來，如何是知時識候的句？」師云：「今朝正月初一日。」進云：「山中無曆日，寒盡不知年，如

何是不涉春秋的句？」師豎拄杖云：「且道者箇還有春秋也無？」進云：「秖如古人道：未得以前，被十二時轉；已得之後，使得十二時。如何是使得十二時的句？」師卓拄杖，云：「你還使得者箇麼？」進云：「恁麼則峰頭歲月頻來往，誰識壺中別有天？」師打，云：「正好喫棒。」拙禮拜，歸位。師舉云：「香嚴道：『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貧，猶有卓錐之地；今年貧，錐也無。』洞山道：『去年富，未是富；今年富，始是富。去年富，唯有一領墨黲布褊衫；今年富，添得一條百衲山水袈裟。歲朝抖擻呈禪眾，實謂風流出當家。』」師云：「者兩箇漢，一箇道貧、一箇道富，揀點將來，未免兩俱無過。楞嚴者裏也不道貧、也不道富，行住坐臥只平常，一日三餐飯與粥，大家喫得飽欣欣，不是凡兮不是佛。諸兄弟！還會麼？若會得，便知二老落處；知二老落處，始識大地春回芳草綠，梅花幾點洩天機。正恁麼時，秖如今日拈香祝　聖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拈香獻爐，云：「八荒歌有道，四海樂無虞。」以拄杖卓一卓。結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便下座。

解制。野拙上座領眾居士設齋，上堂。師至座前，以拄杖橫肩，云：「燈王古佛來也，諸人還見麼？若直下見得，山僧便把手共行；其或未然，且看為諸人更進一步。」便陞。晦嶽西堂白椎畢，師云：「解開布袋口，獅兒曠自偶，百獸絕形蹤，群狐遠奔走，若是真獅子，不妨對眾吼。」問：「上元令節，家家鑼鼓爭先；聖制已圓，人人腳跟點地。聖制即不問，如何是然燈已前句？」師良久。進云：「如何是然燈已後句？」師一喝。進云：「如何是正燃燈句？」師云：「家家觀世音，處處然燈佛。」進云：「燈傳無盡心無盡，如何是心燈？」師云：「正好喫棒。」進作禮，云：「恭惟和尚萬福。」師云：「大家在裏許。」乃云：「三月安居，一期事竣，諸兄弟還有向銀山鐵壁透得底麼？還有向獅子項下解得鈴底麼？還有向驪龍頷下取得珠底麼？還有向猛虎口中奪得食底麼？若具如是手段，方可干木隨身，逢場作戲，隨處建立，遇緣即宗。脫或未能，切須身心寂靜，掃脫根塵。所以，古人道：『一念萬年去，寒灰枯木去，休去歇去，古廟香爐去，冷悄悄底去。』忽然向無陰陽地上撞破虛空腦蓋，豁開然燈面門，方許東去西去，勘驗諸方，收放自由，縱橫無礙。到恁麼時，可以續佛慧命，接物利生，亦不負今日野拙上座暨眾居士設齋請山僧為諸人解制，舉揚大法。大法則且置，秖如末後羅紋結角一句又作麼生道？」良久，云：「七縱八橫隨例去，前途腦後重三觔。記取，記取。」師以兩手靠拄杖。結椎，下座。

平湖幼文居士請為先室孺人對靈小參。師至靈前，以拂子打〇相，云：「者是金門張氏孺人本來面目，若會得，生也未曾生，死也未曾死，生死本來空，萬法皆如此。既是生死本空，畢竟不死不生底者箇面目即今何在？」豎起拂子，云：「者裏會得，自性靈虛，十方洞徹，時時自在自由，處處隨宜解脫。所以道：隨順世緣無罣礙，涅槃生死等空華。到恁麼地，便是張氏孺人出身的所在。然雖如是，猶是入理之談，尚未是超情離見、獨脫之句。且道：作麼生是獨脫之處？」以拂子一擊，云：「竹密不妨流水過，山高豈礙白雲飛？」

八月初三日，益之羅居士六旬禮懺設齋，請上堂。師至座前，云：「突出虛空是甚麼？」以拄杖一卓，云：「若向者裏會得，早已為居士祝讚了也；其或不然，不免為諸人註破去。」便陞。晦嶽西堂白椎畢，師舉：「古德云：『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天地萬物則且置，只如喚甚麼作我躉？眾中有撿點得的麼？出來試撿點看。」野拙問：「諸佛洪名即不問，未審即今諸佛居何國土？」師云：「總在楞嚴寺裏。」進云：「一音演出無今古，八百椿齡孰與齊？」師云：「千歲老兒顏似玉，萬年童子鬢如絲。」進云：「恁麼則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師拈棒，云：「好與三十僧作禮。」機先問：「師登寶座，四眾雲臻，向上宗乘即不問，因齋慶讚事如何？」師云：「杲日正當空。」進云：「一句無私含宇宙，萬象騰輝耀古今。」師云：「切須記取。」僧以坐具打〇相，歸位，師云：「放過一著。」靜遠問：「慶誕一句即不問，法王座上有何垂示？」師劈脊便棒。進云：「除卻一棒作麼生道？」師又棒，僧退步，云：「某甲即不然。」師云：「倒退三千里。」僧作禮，歸位。師乃云：「麗天杲日，爍破虛空面門；匝地金風，拂開森羅萬象。紅蓮丹桂，常飄劫外之香；翠柏喬松，時露生前之態。春秋不落，靈苗常滋，無古無今，無終無始。秖如今日益之居士母難之辰，入寺禮懺飯眾，兼請山僧舉揚大法。只如大法作麼生舉？若以第一義諦為君壽，個中不存元字腳；若以百億須彌為君壽，早已一鎚擊碎；若以四大海為君壽，被古德一口吸盡；若以十方世界為君壽，被一切諸佛坐斷。若恁麼去，把斷要津，不通凡聖。然雖事無一向，山僧向者裏只得格外商量。」驀豎拄杖，云：「我知百億須彌，一一須彌有百億日月，而君之壽命亦如百億須彌，一一須彌有百億日月。四大海無有窮盡，而君之壽命亦無有窮盡；十方世界無有邊際，而君之壽命亦無邊際；第一義諦不可思議，而君之壽命亦不可思議。所以道：一為無量，無量為一，大中現小，小中現大，不動道場，遍十方界。到恁麼地，秖如今日因齋

慶讚末後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一卓，云：「千歲老兒顏似玉，萬年童子鬢如絲。」下座。
為歡喜庵足音禪友燒香法語。師至像前，久視，云：「大家正好常相聚，何意懸巖撒手回？萬象叢中無個事，喜君獨露兩莖眉。今日山僧托缽遠歸，無何致奠，特備薄供，聊表道懷。且道足音上人還來受也未？」師遂進前，拈香插爐，云：「香煙堆裏全身現，盡日逢人不覆藏。」

與野拙上座偈(有引)

拙公與山僧有夢中機緣，十分妥當，喜其用心不淺，特作此偈，懸記將來，作人天之望也。
夢裏機緣記得真，醒來舉似老僧聽。喜君寤寐雙關透，好向人天驗主賓。

三代像贊(野拙上座請)

憨祖綢繆，百念無留，問其來路，一過便休。顓師瞞頇，太煞無端，鶻臭衫子，脫與人穿。法璽無狀，不學者樣，問話者來，劈脊便棒。三個老禿，為何一軸？野拙禪師，剜直作曲。

為巨徹藏主誕辰茶話

「巨公昨日壽誕，老僧無言可遮，今宵聊具先春，不必之乎者也。好笑當年老趙州，無端百二稱奇者，未知者箇等虛空，盡其河沙孰為寫？偶爾拾得一枝老烏藤，逕然獨贈任緣奢。信得及底，威音那畔無始；信不及底，盡未來際無涯。」驀拈拄杖一卓，云：「虛空可量風可繫，無能贊說壽功德。」

與巨徹藏主時值四十壽居楞嚴煙脂河畔

垂鉤千尺脂河頭，四十年來任放收，大海金鱗多[跳-兆+孛]跳，劫前一句孰能酬？

為擎菴張護法夢贈夫人前途說教。

中道眾生輪迴世間，有二顛倒，分別見妄，皆由妄想業識，夢寐往來，念念覓相續心，無片時寧靜。若向者裏轉念，孰管伊見見非

見？總為燈上之圓影，那安排夢魂生死、西方東方之有哉？所以道：一念相應，掃除凡聖。其中覓影像了不可得，真也是眚，妄也是眚，求西方也是眚，成佛作祖也是眚，參禪學道也是眚，夫妻求引也是眚，眚亦是[生/(同-(一/口)+亠)]。既然如是，且向那裏著腳？既無著腳處，今日山僧將已上種種夢幻，以龜毛束作一橛，用兔角杖挑向南湖，令他當下翻身，不使重生異念，亦免逐妄逐真，拋家散走。還有人救得麼？咦！翻洋須是弄潮手，縱步沖雲跨九霄。

阿羅漢像贊

端坐怪石，為甚摸索？合掌仰空，惟少酬酢。眾侶何處去？單丁只一箇。挂錫不必騰空，伏虎何須惡作？案頭一束蓮經，大似未曾讀過，縱有野鹿獻花，也是自取執著。今朝驀撞瞎驢，一齊簡點道破。咦！饒你坐到窮年處，看來也是賣滯貨。

廬山獅峰聲兄和尚像贊

挺挺孤風，崚嶒獨兀。四十年坐斷獅峰，彈指頃鏤碎空谷。有時披山水之袈裟，有時碎風雷之窮骨。其形也皎潔如霜，其用也全機若蠍。不拈無柄拂，掀翻野狐窟，仔細思量個老兄。夫世之謂臨濟大師之玄孫，語風老人之高傑。

善慧庵白懷老禪宿像贊

虛空作蓋，片石為床，萬年一念，潔己如霜。了知自性是佛，那管東土西方？即塵而頭頭合道，出世而法法較量，風流賣盡求知己，面目從教供影堂。且道此老是誰？噫！善慧庵裏白懷老宿。

自銘上座像贊

受諸方鉗鎚，得報恩大戒。打脫黑漆桶，酬盡歷劫債。舉止絕思惟，行藏多古怪。可謂真象龍，豈肯輕納敗。若遇作家宗師，一棒須教痛快。

葆初鍾居士室人沈氏雙喜圖贊

巨族名邦，生此善哲。在家出家，行藏莫測。皈依楞嚴，法名同列。夫唱婦隨，個中不別。閒坐芳郊，松梅可折。煮茗焚香，共忘霜雪。舉起如意念珠，問者當頭直截。且道是西來大意麼？咄！

徐熙如居士為母顧氏孺人請贊

者孺人生平不出閨閫、不越戶限，貞節名于邦邑、志行潔于己躬，秖今向山石下、林藪間，聽清流于無有之鄉、看山花于廣漠之野，你道他是男耶？女耶？向者裏會得，則不負熙如公請山僧題像于千古；若也不會，須向父母未生以前摸著自己面目，始知非男、非女，亦非喜、怒、哀、樂，公與令堂方得一大受用也。良久，咄！

為明鑑炤庸禪人字

明鑑高懸善慧堂，光吞日月炤庸常，不隨萬物爭妍醜，卻為三乘點白黃。累世功勳俱漏洩，微塵國土盡舍藏，從今覷破娘生面，始信其中別有長。

為曉塵禪人

洪荒遍布汝名聲，曉覺塵勞萬事輕，果到者般田地已，毘盧頂上任君行。

為天樹禪人

佛祖玄關悟得真，好登華座報君親。天花錯落菩提樹，始見披緇有異人。

為行廣取號德雲

佛佛先從萬行來，人天廣攝化門開。披緇奉重如前哲，應作德雲出世才。

與一爾比丘尼

石獅眼裏火星飛，便是如來正法藏。直下明明分付爾，好與人天作榜樣。

贈諾巖和尚任三塔龍淵方丈

斷橋一派其來久，今古滔滔遍界洄。獨喜龍淵龍復現，千波萬浪湧華臺。

機緣

僧作禮，師問：「從那裏來？」僧云：「福嚴。」師以手指杖云：「福嚴還有者箇麼？」僧云：「有則有，不堪舉似和尚。」師云：「試舉看。」僧云：「實不堪舉。」師云：「腳跟下放汝三十棒。」僧云：「只得禮三拜。」師云：「早已奪卻了也。」

僧參，師問：「從那裏來？」僧云：「楊墳來。」師云：「楊墳為你說個什麼？」僧云：「平常。」師云：「楊墳是善知識，你為什麼道他平常？」僧云：「若不平常，焉得是善知識？」師舉拳，云：「你道楊墳與者個是同？是別？」僧便作禮，師云：「腳跟下放你三十棒。」

一爾尼來參，禮拜次，師問：「你一向做什麼來？」爾云：「海底泥牛啣月走。」師云：「忽遇石獅子，作麼生迴避？」爾云：「彼此沒交涉。」師云：「且道石獅子與泥牛有甚奇特？」爾云：「石獅眼裏火星飛，泥牛背上翻白浪。」師休去。

師落堂打七，舉：「昔有僧問洞山：『如何是佛？』洞云：『麻三觔。』又僧問雲門：『如何是佛？』門云：『乾屎橛。』且道乾屎橛與麻三觔是一？是二？」爾尼出眾云：「一則總一，二則總二。」師云：「為什麼如是？」爾云：「人人觀世音，箇箇彌陀佛。」師云：「者老尼猶說道理在。」爾便彈指云：「道理那？」師乃打一香板云：「汝試頌出看。」爾禮拜云：「請和尚先頌。」師云：「如何是佛麻三觔？說與傍人笑轉新。」爾即續云：「八萬四千稱不足，一齊分付定盤星。」師云：「如何是佛乾屎橛？信手拈來作禪悅。」爾又續云：「十字街頭馬大郎，喫著明明滋味別。」師云：「卻是汝會。」爾便拜。

解七日，師落堂問眾畢，復云：「眾中還有要老僧證明者麼？」爾尼作禮云：「昔日龐老龐婆有馬祖證明，且道今日是甚麼人證明？」師云：「大眾與汝證明。」爾云：「馬祖說法與和尚說法是同是別？」師以如意擊香几云：「會麼？」爾云：「某甲秖得禮謝和尚。」師乃舉起衣云：「大庾嶺頭提不起的，汝試道一句看。」爾遂接衣云：「適纔道過了也。」師指衣云：「怎奈者個何？」爾披衣便珍重九拜，師云：「善自護持。」

僧參，作禮畢，請問和尚：「某甲千里遠來，乞師一接。」師云：「曾作什麼來？」僧云：「西邊補籬，東邊揀漏。」師云：「者裏用不著。」僧以臥具覆頭作女人拜，師云：「弄虛頭漢。」直打出。

僧參，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云：「三更明月傳消息，音韻元從河北來。」僧云：「今日親見臨濟大師。」便作禮，師劈頭一棒，云：「照顧頂門。」

僧參，師問：「從那裏來？」僧云：「十八澗。」師云：「你那一澗？」僧云：「覿面相呈。」師云：「有甚言句？」僧豎拳，云：「秖有者個。」師云：「燒了你又作麼生？」僧便喝，師云：「未在，更道。」僧云：「學人不道。」覆具便行。師云：「放汝三十棒。」

師問慧力侍者：「你在都城清化堂中道個虛空粉碎、大地平沉，今日嘉禾楞嚴堂中不見子露個消息。」者云：「某甲到這裏了無消息。」師云：「不易到這個田地。」者便作禮，師拋下香板，者拾香板便行，師云：「子得之，受用不盡。」者以香板度，師云：「某甲自有。」師接住便打，者便喝，師復打，者接住拉一拉便行，師微笑云：「這杜撰漢。」

師問聲遠侍者：「你主人公在什麼處？」者云：「不離當下。」師云：「如何是你當下事？」者豎拳云：「請師高鑑。」師云：「父母未生前在什麼處？」者云：「十字街頭謝九郎。」師云：「畢竟如何？」者云：「正眼莫能窺。」師一棒云：「你還窺得麼？」者云：「瞞某甲不得。」師復打，者一喝，師云：「喝什麼？」者歸位，師休去。

師問呼山侍者：「你在青州住，聞有布衫重七觔，是否？」者云：「重八觔。」師彈指云：「是七？是八？」者云：「不勞重舉。」師云：「未在，更道。」者云：「教學人道個什麼？」師云：「速禮三拜。」者拂袖便行，師休去。

呼山侍者入室，問：「善財參德雲比丘，因甚七日不相見？」師擊案，云：「因甚七日不相見？」者云：「秖如徹始徹終一句，請師速道。」師良久，者云：「為什麼別峰相見？」師云：「頭角生也。」者云：「妙峰、別峰且置，即今相見又作麼生？」師云：「你還見麼？」者彈指，師云：「沒交涉。」

禮阿彌陀佛偈(有引)

丁巳夏，郡之天寧寺為千佛閣傾頹有年。時主席者指開法師講《法華》諸經，募眾修補，兼造大悲相告成，欲立閣下為大悲

堂，第無主佛，不合時宜為慮耳。幸郡之紳衿葵石朱翁、孟高張翁、元中徐翁同為計議，知長蕩沈府家菴有彌陀佛一尊，庵廢佛存，僅無焚所，遂聞之蘧林張翁，敬聞于郡主盧翁，乞迎為堂之補住焉。不期盧翁公冗旁午，喜捐途費命迎，其不足之資，轉托鶴田陸翁代為完美。是時陸翁家于平湖，宦于侍御，不憚河途窵遠，不拘服飾尊崇，大破慳囊，赤身擔荷。議者曰：一葉扁舟，煙波往返，得無勞乎？買舟以迎，貿金以飾，得無費乎？人所不能耳。豈知陸翁宿植德本，善荷如來慧命，不生退屈者哉？故郡之緇衣，法語謖謖；郡之素衣，文章簇簇。以誌以銘，為賀為揚。獨山僧前此托缽他方，不遑緣例，今值開光之辰，虔率諸子過寺頂禮，喜其佛之莊嚴殊勝，不異西方境耳。特作俚言，一頌護法之功德，一祝彌陀之遐齡云。

稽首西方大覺僊，巍巍寶相利人天。山色為身不變遷，溪聲作舌有洄漩。毫接星辰掬度躔，目如滄海空雲煙。四十八願起哀憐，提攜六道出深淵。慈光遍照于三千，一切眾生擁法筵。法說無為義且玄，群迷有口莫能宣。明明箇事不知詮，應是窮高務遠偏。屋後青松慧日縣，庭前紫柏慈風旋。七寶行樹寶華妍，八德清池性水漣。百鳥能將佛號宣，吾人足見道堪傳。身居極樂未為然，徒負光中百寶蓮。識得彌陀在目前，無煩左右叩西乾。平常日用止隨緣，盡是如來向上詮。歌管絃樓不別甄，錦衣玉帶正相連。此中消息孰能肩，獨許當湖陸老先。時為天寧寶閣圓，擬無聖相應中椽。聞于府主並高賢，便把彌陀一手牽。去日四花滿市廛，歸時六振動雲巔。旌旗彩色耀山川，男女繩繩信亦堅。迎來裝飾意尤虔，無始家私盡底捐。福德巍峨不可鐫，虛空為舌頌難全。盈城緇素語闐闐，愧煞楞嚴末後篇。有問功勳幾歷年，報云佛法總無邊。

重修雲谷禪師塔記

師諱法會，號雲谷，嘉善胥山懷氏子。生於弘治庚申，出世投本邑大雲寺落髮。年十九，即決志操，方受具法，舟濟禪師住郡之天寧，師往參，舟授以念佛審實話頭，令重下疑情，師日夜參究。一日受食，碗忽墮地，有省。復請益舟，乃蒙印可。閱《宗鏡錄》，大悟唯心之旨，從此經教公案，了然如睹家中故物。於是韜晦叢林，陸沉賤役。時江南佛法禪道絕聞，師至金陵，寓天界。魏國先王聞之，請于西園供養。報恩住持西林僧錄司，即憨山和尚。太祖往禮師，即請住本寺之三藏殿，足不越閫者三年。師辭，拽杖之棲霞，誅茅千佛嶺下，影不出山。太宰五臺陸公偶遊棲霞，見師氣宇

不凡，雅重之。信宿山中，欲師重興其寺，師堅辭，舉嵩善公，住持不久，叢林大成，皆師之力也。道場既成，往來者眾，一時宰官居士聞師道風，往往造謁。西林僧錄復請師主報恩方丈，憨祖時為童子，親近執侍，師器之。憨翁年十九，有不欲出家意，師知之，問曰：「汝何背初心也？」憨翁曰：「第厭其俗耳。」師曰：「汝知厭俗，何不學高僧？當取《傳燈錄》、《高僧傳》讀之，則知之矣。」憨翁即簡書笥，得《中峰廣錄》，持白師。師曰：「熟味此，即知僧之為貴也。」憨翁由是決志薙染，實蒙師之開發，乃嘉靖甲子歲也。丙寅冬，師集五十三人結禪期於天界，師力拔憨翁入眾同參，指示向上，教以念佛審實話頭，是時南都始知有宗門事。了凡袁公未第時參師，相對默坐三日夜，師示以唯心立命之旨，公奉教，由是師道日益重。隆慶辛未，憨翁辭師北參，師囑曰：「佛法在汝肩頭，慎勿忽之。」憨翁禮別。壬申，嘉禾吏部尚書吳公、刑部尚書鄭公、平湖五臺陸公與弟雲臺同請故山，諸公常入室問道請益，執弟子禮。達觀可禪師常同尚書陸公、中書徐公謁師，扣華嚴宗旨，師為發揮四法界圓融之妙。師住山四十餘年如一日，脅不至蓆，終身禮誦，未常輟一夕。師居鄉三載，所蒙化千萬計。一夜，四鄉之人見師庵中火發，及明趨視，師寂然而逝矣。萬曆三年乙亥正月初五日，師生於弘治庚申，世壽七十有五，僧臘五十有六。弟子真印等荼毘，葬于棲真寺右。憨翁離師，遍參知識，未見操履平實，真慈安詳之。若師者，每興想師之音聲色相，昭然心目，以感法乳之深，故至老而不能忘也。前于丁巳歲東遊，赴沉定凡居士齋，禮師塔于棲真，乃建塔院，置供贍田，少盡一念也。正印叨為憨翁法孫，昔親近顓愚老人，老人常為印言：「憨先師初參雲谷大師，深蒙開發向上一著，故至老常不忘也，子當知之。」印聞有三十載，在識田中不去。甲寅年，至嘉禾，寓天寧，刻老人語錄，入楞嚴藏板。今丙辰七月初二工竣，攜一二子往棲真，禮師塔前，九頓起立，師塔忽倒，印疑之。師逝于明之萬曆三年，至今大清有一百零二年，可為久矣，何緣印至而塔倒？想法脈之有係，又或是師弟子，前師之弟子名真印，今印名正印，是荷願而來，為師重修塔事，未可知也。印讀了凡袁公作師塔銘，未詳。師嗣臨濟下斷橋一枝，故憨翁作師傳，刻于全集，行世久矣。亦以傳中有係於法道處，一一錄之，刻之于石，以傳後世，知古人操履真實由來也。是為記。

時皇清康熙十五年八月中秋前五日，同安後學正印立石。

湖州天然禪院碑記

湖郡長邑之有天然禪院也，去城東南四十里許，有鄉曰維新，有區曰嘉會，目山其里，下吳其村，山明水媚，霞蔚雲蒸，鳥啼花笑于村前，鶯囀葛覃于秀谷，郊有田可耕，地有桑可植，曠遠平湖，天然其處。是處也，得不為異人之居乎？乃有居士吳永壽，法名明一，室人蔣氏，法名明性，宿植德本，一其身心，不憤而啟、不悱而發，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莫不書之紳、蘊之心，以俟因緣時至而躬行焉。由是修行念切，不及離塵，先于某年月日，夫婦同心禮師，起名受戒，將俗室而為芯芻之堂，用伊蒲以代葷酒之饌，晨昏課誦，日夕焚修，悟法華之最勝三昧，明金剛之不壞真詮，即女即男而不揀，非僧非俗以全提。及乎親友之交也，談吐間，必以世諦而擊之，佛法而導之。雖然，此猶居士在家修積之所，未為出家行道之處也。是以前此之際，自捐金若干，建立精舍一區，額天然禪院，門墻素雅，梁棟輝煌，佛像莊嚴，靡不微妙。算其層也，前廠山門，中聳佛殿，後之方丈，亦同其列。數其傍也，廚寮、庫寮八楹間，齋堂、客堂六楹間，前有月池鑑其心，後有塔基鎮其地。紀其時也，康熙乙卯年四月朔二日經營其始，本年六月十九日告報其成。又思歲月遙長，不可無諸恒產，因置僧田十二畝，基塘三畝有零。自是而後，聽其十方雲來，不足以慮僧堂之供贍也。仍于是年九月十八日，恭請臨濟第三十三世石泉和尚進主方丈，開堂祝聖，說法安禪，煆煉四海雲流，開鑿人天眼目，兼之應時焚守，以待居士之緣熟，為僧居此，透生前之面目，披世後之羅籠，弘揚法化于今時，繼續燈傳于異日。爰有時乎拈禪版，挾蒲團，趺于綠竹青楊之澳，當其白雲流水之機，吾知其得于此者，信可樂也。居士又喜此一坐具地，在于諸山祖庭之中，西之有吳山端獅子，南之有霞霧山石屋，東之有道場山，北之有龍華寺，雲水往來，交參相繼，此乃居士建剎緣起之底意，吾孰得而知之？吾居禾之楞嚴禪寺，往來苕霅之間，與市人親，與居士契。而居士一日過吾寓，問吾心餘，時告以其事。曰：「弟子有天然禪院者，欲得和尚記之，以證將來之稽考也。」吾良久曰：「雖不文，然見居士乘願而來，有此勝心，作此勝事，皆吾法門有幸，有補後人之志者，豈可堅然而不為之者哉？」遂援筆書斯，用為之記。

為夢文禪宿封龕眾居士請

師至龕前，拈拄杖指龕云：「諸仁者！還知此老麼？設若不知，山僧不免為諸人饒舌一上。三十年來住此菴，蒲團一箇坐忘緣，如今拋卻塵寰去，定入西方上品蓮。然雖如是，此老猶是不唧溜，留者

殼漏子，要山僧為伊掩卻。且道即今作麼生掩？」以杖封龕云：「雲龕箇裏閒消息，今古從來不許通。」拽杖便行。

為悟雲禪德舉火

師以火炬打〇相，云：「杲日當空紅燄煖，寒風颯颯面門開，箇中者段真奇特，說與禪人任往來。莫挨排，腳跟下事甚奇哉！且道如何是腳跟下事？」喝一喝，擲下火炬，云：「風流賣盡無餘事，朵朵紅蓮脫垢胎。」

楞嚴法璽印禪師語錄卷之一(終)

楞嚴法璽印禪師語錄卷之二

侍者明曙記錄

為少宰肇翁杜護法送　觀音大士入寺祈嗣安座拈香法語

師云：「少宰入寺求嗣，大士婆心太切，親手攜箇英兒，不是凡間骨血。既然如是，畢竟以何為驗？」進前拈香云：「天上瓊宮金鳳子，百花叢裏玉麒麟。」

示慧生張居士法語

世尊拈花、迦葉微笑，者兩箇老漢早已漏逗此事了也，所以禍及西天四七、東土二三，直至如今稻麻竹葦箇箇皆是明自本心、見自本性，到大休、大歇、大解脫田地。山僧客寓湖州天寧，一日慧生張居士同以書史公入寓處作禮，山僧問云：「慧公曾看甚麼話頭？」慧云：「萬法歸一。」山僧云：「如何是萬法歸一？」慧云：「明月到寒潭。」山僧云：「月落潭空時如何？」公便擬議，山僧良久云：「何不問山僧聾？」慧云：「月落潭空時如何？」山僧云：「日輪東上。」公默契底旨。果能直下向者裏覷得破、翻得身，自然到大休、大歇、大解脫田地，方與佛佛祖祖把手共行，正好向楞嚴手裏喫痛棒有分；設若不能，死生關頭大須審諦。

示以書史居士法語

佛說一切法，皆為一切心，若無一切心，本無一切法。如何是一切心？五蘊、六入、十二處、十八界、二十五有，明暗色空，森羅萬象，到處粘作一團，如膠漆相似，使得七顛八倒，打入驢胎馬腹，千佛出世亦無如之何也。公若能脫盡，不被他流轉去，須要日用二六時中提箇正睡著時，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人公畢竟在什麼處？一疑疑定，佛來、祖來，凡來、聖來，神來、鬼來，善來、惡來，恩愛來、煩惱來，都不被他轉動，直疑到水窮山盡，絕後再甦，自然立證佛祖頂[寧*頁]，得大受用，縱有積生累劫多諸惡習，一齊解脫。到恁麼地，佛說一切法皆為剩語，方不負山僧言也。囑！囑！

示星海張居士法語

曠大劫來，生生死死未有了日，如旋火輪無有休息。奈何眾生日用顛倒，逢境便愛、逢塵便染，不能向六根、六塵、六識之中見自心性。星海張公斷滅恩愛、不染世緣，于朝夕之中只念阿彌陀佛。山僧復教念佛者是誰？若提起念佛者是誰，朝也念、暮也念、行也念、坐也念、住也念、臥也念、花街柳巷也念、歌管樓臺也念，只念到前後際斷時節，和念字了不可得，始信自性彌陀、唯心淨土，不離當處即是西方，未動腳跟蒙佛受記。所以道：竿木隨身，逢場作戲；生死涅槃，猶如昨夢。公信之。

為子儀劉居士持般若金剛經說

般若智光如大火聚，一切依之，即燎卻面門，通身焦爛，所以般若有如是驗也。子機劉公作大佛事，耑持般若一經，能持是人，所持是法，要當能所俱斷，方證自心般若。到恁麼地，日用之中，一切之處，不被世間法縛，不被出世間法縛，縛脫無礙，是一般若智光照破幽暗，不惟獄卒冥使拱之攜之，要且閻羅老子向別峰相待。

題紫柏憨山二老和尚雙像圖

者兩箇老漢，忘身命于九重，提宗門于將墜。喝木馬起舞長空，逼石女生兒夜半。復祖庭而週遊世界，疏曹溪而說法從軍。似者等的阿翁，正法可以無臨濟德山，末法不可少憨山紫柏。且道拄杖子遍滿寰中，即今還有知恩報恩于二師者麼？良久，喝一喝。

湖州天寧遇之老禪宿一貫圖像贊

此老不分門戶，亦不擔板，習教觀于智者，一坐蒲團，文字盡刪，拽拄杖儼如趙老，勘婆子而還聽清流，就活遠公，朗千古之月漾，樂萬重之雲閒，風流到處三即一，到處風流一即三，縱橫自在，遊戲宇寰，是之謂尊宿再來，是之謂出世人間，腳下兒孫如龍象，珍重兒孫共躋攀。

湖州以書史居士像贊

箇老也甚奇怪，在塵現居士身，求道示比丘像，危危兀坐蒲團，大似學佛模樣。我聞諸經曾已讀過，須知句句不落文字障；萬法若已透過，要識物物盡是光明藏。光明藏正好分付童子燒香、灌

花、煨折腳鐺，那管腳下賢英掛在石灰壁上？然雖如是，居士更有描寫不得的一著，又教老僧如何舉況？咄！

題苕溪蘇灣(額引)

幻居大師罷參後，于此住腳四十餘年。余主席嘉禾楞嚴，常過苕溪，仰其高風。一日，拉天寧遇之老宿入山奉訪。至峴山，遙見煙雲拂秀，瑞色衝霄。及入柴門，蒼松翠竹，古佛輝煌。與遇公，且喜且曰：「真道人之樂處也。」幻公一見，微笑相迎。及揖坐，曰：「某于壑中數十年，今得和尚過此，幸留題于數椽之下，令後人得以觀瞻，何如？」余不吝鄙拙，遂額之曰雲巢。

祖安禪師持陳母節君濮氏孺人像請贊

軒然獨坐，群女迴別。五十夫遷，誓不解節。巍巍其容，皎皎乎潔。志行貞義，操守賢哲。如松如筠，如冰如雪。似蘭斯馨，似水斯冽。名譽一方，邑宰頌偈。又三十載，奄爾告耋。有子安公，出離火宅。三學齊修，比丘可列。孝思精誠，篤厚且格。能為後學之規模，亦可為子孫之光澤。嗚呼！閨丈夫歟？如是者，誰不為之嘖嘖？

遊玄墓禮萬峰祖塔

鄧尉山前叩祖真，白雲隨步入芳茵。黃蘆採罷三秋露，瓦缶烹殘二月春。翠閣松煙懷古哲，畫屏湖水興遊人。當年矯詔期先逝，此日為誰現法身。

贈孝豐西翁羅邑侯

聖道玄微力荷擔，知君曾脫汗襴衫。相逢欲問何宗旨，不是前三與後三。

題李孝女(有引)

嘉禾萬曆間，有孝女李鳳，以不字為戒，佐父讀書，終身不二。一日，父篤疾無計，忽得鳥啣青果，落于藥鐺，煎而服之，得起，以致延年。諸方名公大老知識，詩文賦之纍纍。山僧一日得讀是稿，因以詩誌之。

閨門未出孝思堅，今古裙釵第一仙。不與夫君期勝日，願從阿父伴餘年。貞誠動處徵魚鳥，至理窮時格地天。看到青梅投藥灶，宜居哭竹臥冰先。

辭別駕萊臣余護法歸同安

輕乘一葉到苕溪，為別檀那歸鳳栖；不畏江寒擬斷臂，固辭祖席藉全提。托盂未許乾坤老，拽杖猶嫌道價低；自媿拙才先賦此，騰雲石(同安景)上待君題。

壽孟翁張護法八秩

喜今八十老風流，慣得浮軀樂自由。天目溪光生鐵筆，徑山玉浪記千秋。庭前古柏招雲鶴，劫外靈芝引鳳雛。獨許我翁無量壽，儒林祖位並相酬。

戊午臘月十八日退院上堂

師舉：「古云：『未有長行而不住，未有長住而不行。』所以道：人去住如行雲流水，了無滯礙。山僧曩承闔郡護法、諸山耆宿，及本寺經主、十地諸師命主楞嚴法席，自慚未具磨磚之手，兼乏匡眾之才，無補叢林，虛消信施，有負緇素大德！今日人天眾前舉揚箇事，願諸檀護及眾師友公請高德之士以繼此席，大轉法輪，方不負紫柏尊者、密藏大師之宏願也。既然如是，秖如即今退院一句作麼生道？」驀豎拄杖，云：「今朝楖栗化龍去，仍藉飛騰六合雲。」以拄杖橫肩，下座。

與仙仗朱文學

劫前一段好風流，獨許君家擅唱酬。若唱酬，有人問著舉拳頭。

贈晦岳西堂

輔弼叢林三兩秋，冰清玉潔孰能酬。當年已佩天台訣，他日聲名振九州。

孟高張老護法像贊(別號擎庵)

翠竹孤松，怪石細草。坐斷葛藤，文字俱掃。恁麼境界，到者實少。風流賣盡老乾坤，太古無心隨處討。隨處討，箇段熱腸何日了。

自贊

箇老橛，強到處惹人怨謗。有住處不肯住，無端向十字街頭單提一條白棒。今被眾居士和贓捉敗，描作人天榜樣。縱描得十分像，也秖是者邊模樣。若論那邊更那邊，饒是王維也描不像。像不像，但得傾心焚香作禮，自然是法璽和尚。(時師卸楞嚴院事，寓于郡之天寧。眾檀護不忍別，遂寫師真以留瞻體，并請師贊。)
踏倒十二巫峰，西江一口吸盡。登雲居，操入室之干戈；豎剎竿，復同安之祖席。一條鐵棒太無情，直教盡大地人都來乞命。且道：者阿師是何心行噇？咦！也秖是者箇模樣。(一爾尼請)

了凡朱居士像贊

虛空其懷，蟠根為座，一目萬里，無誰能佐？氣宇清瑩，縱情自大，傲骨天生，陽春少和。如維摩之於毘耶，杜口獨坐；如龐公之見馬師，西江吸盡。了卻凡心兮，即是佛心；一自無何有兮，大道殊勝。

君寧卜居士像贊

天生華表，祖宗遺德。傲骨神清，芝眉出格。賞四時花木之芳，飲趙老風味之別。有時獨坐兮懸皕，有時灌水兮自得，有時解脫兮樊籠，有時回互兮有則。看來此老大似有意思的道人，為什麼問著西來大意，便只默默？

仁宇顧居士像贊

高隱塵寰，片石為坐。一句彌陀，能超佛祖。今日有一大事因緣，要你直下擔荷。且道是什麼大事？嘻！天寧寺裏千佛閣。(時佛閣遭回祿故云)

玉如居士像贊

坐懸巖大忘人世，居樹下了脫凡情。念而不念，空華原是眼中之塵；心本無心，童子慣燒無煙之火。此是本色道人，不必如何若何。

月上庵一爾尼禪人像敘言

子初參密雲于碧光，得箇萬法歸一；次見三宜于梵受，頓入清淨毘尼；末後到楞嚴，棒下翻身，便云：石獅眼裏火星飛，泥牛背上翻白浪。是以分付向上一著。老人辭楞嚴歸江右，逸老于同安。子聞之，持小影以求一語，老人不覺和盤托出，意為承當大法者不可忽。

君選張居士，欲搆一室以供佛僧，但未得其名。一日來楞嚴，求山僧預名焉。山僧遂額曰廣博庵，又以偈贈之。

至道不分難與易，經行坐臥總如如。箇中一段無私用，大地收來廣博居。

祥甫許居士像贊

端表超凡，天生不錯。動靜怡然，頑石兀坐。手捋其鬚，神情自若。家童獻花，不喜不諾。者段丰儀，難為酬酢。儼爾是箇出格道人，一切塵勞解脫。

楞嚴法璽印禪師語錄卷二(終)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